



拾叁

徐訏全集之十三

燈

私奔

傳統

癡心井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臺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初版第三次印行

徐訏全集 (十三)

定價新臺幣一二六元

(港幣定價八元)

(外埠酌加運費滙費)

著	者	徐	訏
發	行	人	黃 肇 珩
發	行	印	刷
	正	中	書 局

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(6290)

分類號碼：810.83.13 (500) 澤 (2.80)

正 中 書 局

CHENG CHUNG BOOK COMPANY

地址：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

Address: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經理室電話：3821145 編審部電話：3821147

業務部電話：3821153 門市部電話：3822214

郵政劃撥：0009914—5

海 外 總 經 銷

OVERSEAS AGENCIES

香港總經銷：集成圖書公司

總辦事處：香港九龍油蔴地北海街七號

電話：3—886172—4

日本總經銷：海風書店 電話：291—4345

地址：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

東海書店 電話：791—6592

地址：京都市左京區田中門前町九八番地

泰國總經銷：集成圖書公司

地址：泰國曼谷耀華力路233號

美國總經銷：華強圖書公司

Address: 13518 Northern Blvd. Flushing, N.Y. 11354 U.S.A.

歐洲總經銷：英華圖書公司

Address: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.L. 'England'

加拿大總經銷：嘉華圖書公司

Address: 340 Spadina Avenue Toronto, Ontario CANADA M5T 2G2

目 錄

心病	一
選擇	一九
燈	四三

目 錄

爸 爸	一 一 三
秘 密	一 三 七
私 奔	一 七 五
星期 日	二 一 九

目錄

殺妻者	二四七
傳統	二八三

目 錄

癡心井	三四七
舞女	四五九

心
病

一路上，丁道森都很急于見到他太太，他想很快的把他的事情告訴她，這是他唯一的想告訴而可以告訴的人，她與他共過安樂也共過患難，任何的快樂對她一訴說會增加許多，任何的痛苦對她一訴說也好像會減輕許多。所以二十年來，無論大小心事，他第一個想訴說的就是他太太。而今天的事情尤其不是小事。但是不巧得很，丁道森回到家裡，他太太竟還沒有回來。

他的家，實際上祇是一間房間，可是因為在鑽石山這個靜僻之區，窗外還有一個小小的後園。住在那所房子裡的有三口人家，因為丁道森沒有孩子，也沒有佣人，所以同人家沒有什麼糾葛；幾年來那另外兩家房客雖換了好幾個主人，他一直沒有搬家，而且同任何人都處得不錯。

丁道森在一家報館工作，他夜裡出門，早晨方才回來；丁太太以前做過護士，現在沒有

事，爲人家打針，白天常常出去。但丁先生回家的時候，她總是在家；今天因是丁道森例外的假期，他下午出去了，回家已是黃昏，丁太太說四點鐘就可以回家的，但現在快六點了，她竟還沒有回來。

丁道森走進房裡，看了看桌上的鬧鐘，機械地拿起來上上發條，又放回原處，于是他就在窗前的桌邊坐下來。

他一眼看到了窗外，窗外黃昏的陽光照在綠色的小樹上，小樹上有紫色的花。有兩個孩子在園裡玩，那是劉家的兩個小孩，一個八歲，一個六歲。丁道森自己沒有小孩，很喜歡別人家的小孩，劉家的孩子很聰敏而且規矩，所以丁道森特別喜歡他們。照平常，他一定會到園裡去同他們說笑，可是今天他竟沒有這個心緒。但是他忽然想到自己，怎麼結婚還許久會沒有一個孩子，要有一個孩子是多麼不同呢？

丁先生從大陸出來後，有一個時期很困難，那時候自己失業，全靠丁太太替人打打針來維持生活，而當時丁太太認識人不多，請她打針的人家很少。這兩年來總算自己有了個職業，請丁太太打針的人家也多了，所以比較勉強可以過去。他一直以爲在這個困難情境中，沒有孩子是件幸福的事情，但是今天，奇怪的竟想有一個孩子了。其實，丁太太早就想有一

個孩子，她是一個護士，很有醫學常識，她知道祇要她到醫院去動一次手術，她就會懷孕，可是丁道森一直勸阻她。起初還是大家年輕，不希望小孩；後來因為經濟情形不好，怕有小孩的負擔。到香港以後，實際情形更不可能，不要說太太要為人家打針賺錢，就是太太可以抽暇，動手術及住院費也無法張羅。因此這件事也很少想到了。

可是丁太太的心中始終有一種母性的要求，這可以從她對待別人家孩子的態度來看，固然她是一個良好的基督教徒，但她遠比別人喜歡孩子，她幾乎碰到任何的孩子都想看幾眼，或者想同他說幾句話。住在他們附近的孩子不用說了，她對每個人都認識，常常給他們一些糖果，夏天裡為他們打防疫針；那些貧苦的人家看不起醫生，小病小痛，問她要點藥，她總是非常熱心幫別人的忙。這也就是為什麼丁太太在這裡的人緣非常好了。

丁道森知道他太太需要一個孩子，但是他覺得在這樣不安定的困難的亂世，誰也說不定哪一天怎麼樣；想到前幾年自己的困難，看到附近鄰居中男人失業孩子受罪的家庭，他覺得沒有孩子真幸運。所以他常常對他太太講到這個，遇到別人家經濟上健康上困難的問題，他總是說：「幸虧我們沒有孩子，不然真不知道苦到怎麼樣了。」

可是今天，當他一個人對着窗前坐着的時候，他竟想到怎麼不當初順從太太的意思讓她去

動手術，現在，也許孩子已比劉家孩子要大了。

他在回家的路上，情緒曾經非常緊張，這時候倒開始平靜下來，他隨手拿出紙煙。正要點火的時候，忽然想到醫生的話語，要他絕對禁止吸煙，他沉吟了一回，看了看手上的紙煙，但是他還是吸上了。他想，就是要不吸，吸完這一包以後再不吸也一樣，多少也不會差這幾支。

吸着煙，望望周圍，他突然看到了牆上的一張照相；是他同他的父親與兩個弟妹在一起的照相，那時候他才十七歲，剛剛中學畢業。這張相一直掛在牆上，除了朋友看到、問及的時候，他很少去注意。可是今天，不知怎麼，他無意識的站起來，走到那張照相的面前，他痴望了好一回；他計算他自己的年齡已經比他在照片中父母當時年齡要大，可是，他們當年已經有了三個孩子，最大的有十七歲，而自己現在竟沒有一個。他心中忽然有一種從來沒有體味到過的一種滋味。像是後悔又像是焦急。

房中除那張照相外，還有一張放在一個五櫃櫃上的是他們的結婚像，這張照相一直放在太太的箱子裡的，幾個月前買了那個五櫃櫃，太太把它理出來放在上面。他當時曾經看了幾次，如今也久不去注意，可是今天竟覺得值得揣摩似的，他把它拿到手裡。

那時候他是二十八歲，他太太是二十三歲；彼此人生剛剛開始，各懷着錦繡的夢。那正是抗日戰爭開始的那年，他們要一同去內地，家裡要他們結了婚再去，這樣他們就在上海結婚了。

「她那年才二十三歲。」丁道森想着他太太的年齡，發覺照相裡的女人竟不像是她太太了。那瘦削纖巧玲瓏的臉，長長的眼眼與圓圓的笑渦，現在似乎都已消失。時間過得真快，跑東跑西，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。

「已經老了，彼此都已經老了！」丁道森把照相放回五羅櫃上，他突然想到如今即使要她去動手術，即使能有孕，怕也已不是養第一個孩子的年齡了，這是太危險的事。

不知怎麼，剛才所受的打擊與苦痛，他想同他太太訴說的，一瞬間竟好像是他太太的問題，他對於自己，反而不再想到了。

他重新回到桌前的座上，發現窗外的陽光已經斜退，小樹在地上有長長的陰影，劉家兩個孩子已經不在那裡。園子裡是空空的。突然他聽到一個人談話的聲音，這聲音伴他已經二十年，他知道是他太太回來了，他的心突然跳躍起來，鼻子酸酸的像有淚要奪眶而出。這經驗，即使在二十年前戀愛的時候，都不曾有過，一瞬間他感到的一種自卑，正像一個受過委屈

的孩子聽見他母親回來一樣，他想跑出去偎依他太太身邊痛哭。

可是丁道森到底是四十幾歲的人了，他極力抑制這奇怪的情感，等待丁太太進來。

一陣熟識的腳步聲，丁太太終於進來了。今天她有一種奇怪的興奮的聲音，說：

「啊，我以為你睡覺了，怎麼不開燈？」

丁太太雖是這麼說，但是她也沒有開燈，這因為她手裡捧着許多東西，她把東西放在床上，才過去開燈。丁道森並沒有站起來幫她，實際上他並沒有注意她捧着這許多東西。

燈一亮，丁太太就看到丁道森同平常有點不同。她說：

「你怎麼？不舒服麼？」

這聲音在聽慣了的丁道森的耳朵中竟有點異樣，突然他看到了太太的臉上有一種平常沒有光彩，他第一次真正發現他太太有這樣的美麗。他回答說：

「我沒有什麼。」

丁太太問丁先生「不舒服麼？」是一句很平常的口頭禪。丁道森近兩年來常常有點胸悶頭暈的情形，發一陣也就好了，丁道森一直沒有當它是一回事。發的時候，他一個人沉在椅子上或床上，不聲不響，丁太太總是問：「你怎麼？不舒服麼？」而丁道森也總是說：「我

沒有什麼。」

「沒有什麼」的意思，就是說「不很要緊」。當時丁太太就說：

「你床上躺一回吧。」可是她馬上發現床上放着她帶回來的東西。她到了床邊，拿拿那一包，又拿拿這一包，裡面有衣物食物，有丁道森的襪子襯衫褲子睡衣。丁太太常常于領到錢時，順便買些東西回來，但今天似乎買得特別多，丁道森可沒有問她，因為他心裡一直想告訴她他要訴說的事情。他回答說：

「我不想睡，真的沒有什麼。」說着他也就站起來看丁太太買來的東西。

丁太太看丁先生真的像沒有什麼，就把東西一樣一樣打開來，一面非常高興的說：

「今天孫家結賬給我，又拉我去打牌，我贏了十幾塊錢；所以多買點東西。這褲子，你還喜歡麼？我想這是你的尺寸。我自己也買了兩件衣料，你看……」丁太太打開了另一包，忽然看到丁先生並沒有十分注意這些東西，她說：「我看你實在對什麼都太不感興趣，所以越來越暮氣沉沉，又不愛運動，又不打牌，一天到晚不是去報館，就是在家裡，躺在床上看書，多不好。以前你還有興趣看看電影跳跳舞，現在連這些都沒有興趣了……」

「這都是被這幾年生活折磨的。」丁道森說着微微地笑了一下，望着太太手上的衣料。

「可是現在我們雖說不能寬裕，總比以前好一點，應當有一點娛樂才對。是不？」

丁太太把有些東西放進五層櫃裏，忽然對丁道森說：

「今天你不去報館，我們到外面吃飯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，好。」丁道森看到太太高興，他就隨口的說。

「吃了飯，我們再去看一場電影。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。」

「什麼事情？」丁道森想到自己要告訴她的事情，所以急于想知道她的。

「等回告訴你。」丁太太說：「你洗澡了沒有？你先洗澡去，就穿我給你帶來的新襯子，好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也有件……」丁道森沒有完全說出來，看着丁太太這樣高興，他已經不想馬上把他的事情告訴她了。

丁先生知道了太太一定因為打針的人家增多些，而且還贏了錢，所以這麼高興。他猜想不到她還有什麼事情要告訴他。他沒有說什麼，就拿着衣服去洗澡了。

丁太太想告訴丁道森的事情是丁道森所想不到的。她也是本來急于想告訴他，可是在回家的長長公共汽車的途中，她竟考慮到要挑一個最合適的時間來訴說了。一到家裡，她又想一進門就對丁道森說，可是看到了他，她又不想馬上說了。她於是想到他們已經好久沒有到外面吃飯，她就決定到飯館裡再告訴他。

可是在吃飯的地方，人太多，丁太太還是沒有說出。吃了飯，去看電影，時間上很匆促；在電影院中，彼此看遊戲又覺得不便談。

如今已經在歸家的途中，他們在公共汽車裡空疏的座位上。

丁道森在飯館在電影院一直愉快，可是這時候，不知怎麼，忽然又想起了剛才的心事，他變得很沉默。丁太太想到這時候告訴他那件事情，也許是最好的時候了。望望周圍，她開始低聲地說：